

## 「笛德聞藝

# 西方古典哲学与美学,都源于康德那座山

■王松柏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美教系副主任,德国德雷斯頓造型艺术学院博士)

“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是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周作人先生在他《故乡的野菜》一文如是说。

照此,中国是我的故乡,德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作为艺术精神的游子,大约二十年前中秋节,我去了德国。八年前,我从第二故乡回到故乡。现在广州又成了我的另一个故乡。从此,乡愁便调转头,从故乡出发对第二故乡的思念,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长久钓于斯游于斯而养成的那份心心念念。

时间长了,对周围一切都会有感情,何况在一个哲学和艺术的国度。李长之先生在他《德国的古典精神》一书自序中开篇名义:“我常说,我有三个向

往的时代和三个不能妥协的思想。这三个向往的时代:一是古代的希腊,二是中国的周秦,三是德国的古典时代……”按李先生之言,我是非常幸运的,他的三个向往我占了两个,或者往广一点说,欧洲文明远承古希腊古罗马,这样,我三者兼有。有时候多不一定是好事,但就精神而言,没有向往的人生可以视为一种平庸。

近来中国人对德国颇有好感,不同的人可以有不一样的欢喜缘由。从瑰丽的天鹅古堡到多情的啤酒节,从神秘的黑森林到浪漫的多瑙河,从最古老的莱比锡书市到现代的汉诺威博览会,从激情的德甲球赛到尖端的精工机械制造等,此类不胜枚举。这些美则美矣,但都不是牵动我内心灵魂的理由。我心所系的则另有所指,德国的哲学、文学、美学、音乐和德国表现主义构成的文艺五

驾马车,有如如来佛“五指山”,后来者无不仰望叹为崔嵬,纵有取经者如孙行者亦无可奈何,渺小如我者,徒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情,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古典时期第一颗最耀眼的明星当属康德,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古典美学的奠基人,被认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开创的哲学美学理论是西方美学史上转折点,有日本学者这样形容:“康德就像一个蓄水池,以往的哲学流向它这里,所有后来的哲学都从他这里流出。”歌德和席勒,则是德国古典文学的创始人,他们都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歌德和席勒在德国文学史上地位相当于李白和杜甫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其友谊亦可相类比,且更甚于李白杜甫,歌德死后,根据他的遗言被安葬在席

勒墓旁,生前的友谊延续到天堂,正可谓天才惜天才。搜遍脑内,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这份纯净、真挚而伟大的友谊。

在康德之前,莱布尼茨被称为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高峰和天才数学家,他和笛卡尔、巴鲁赫·斯宾诺莎被举为十七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自康德之后,费希特持主观唯心主义,谢林和黑格尔属于客观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则成了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古典主义哲学的分化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除了古典哲学,现代哲学家也蔚为大观,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叔本华、尼采、雅斯贝尔斯、维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狄尔泰、阿多诺等,每一个都大名鼎鼎,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建造一座座巍峨的哲学大厦,直插云霄,形成独具特色的德国哲学王国。

## 「藝術逸聞

# 从三星堆面具,读懂掩藏的人心

■宋扶日(青年作家)

三星堆黄金面具,最近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围绕着它的各种充满创意的解读,展现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高涨热情。虽然,我至今为止还未曾去过三星堆原址,但那里出土的古物,我已经在国家博物馆观赏过许多次了。

面具的家族成员甚多,分支极广,几乎在世界的主要文明类型中,都存在着与面具相关的神秘事件。这遮盖着人的真实脸庞,同时又掩盖着人的内心活动的假面,经常会同巫术、墓葬风俗、神怪等元素相互融通。

据我所知,三星堆此次出土的黄金面具,有着不少“近亲”,中国的土地上就有,比如西藏阿里地区出土的黄金面具,以及辽代的鎏金银面具等,而远在埃及和秘鲁,也出土过类似的物件。

因为它们大多都与丧葬有关系,所以我感觉,它们从“骨缝”之中,似乎都渗

透着一种未名的诡谲气质。来自千百年前的异形脸孔,隔空与你我对望,形成一种梦寐般的气场,真不知在它们的“神识”之中,究竟萦绕着何种带有强大引力的“暗物质”。

面具似乎天生就是谜一样的物体,黄金,能够将面具的诡异特质,装饰得越发“金碧辉煌”。而使用木材、纸或其他材料的面具,也同样拥有古怪的内涵,只是相对来说,没有华丽外壳的包装而已。

在欧洲的历史上,出现过许多与审美相关的怪诞事件。具体说来,在16世纪时的英国,有人过分地美白,不惜以生命健康为代价;同样在那个时期,还有人为了防晒,竟然会选用一种让自己看上去无比古怪的面具……

这种大致是椭圆形的,并由黑色天鹅绒、纸以及丝绸等材料制作而成的面具,是伊丽莎白时期的“流行单品”。看上去,它还有点“极简”的感觉。

一般情况下,人在戴着它的时候,是

不能随意说话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嘴部安装有一个起到固定作用的小珠子。戴它的人,需要用嘴衔着这个珠子,才可令面具保持固定。

因而,谁若是戴上了它,就暂时会失去语言能力。本来,此种面具,就有一种诡异的感觉,再加上佩戴者冷漠无言的状态,就更加凸显出其奇异的“本性”了。

为了美,那时的英国人真是“挖空心思”,用白色的粉和黝黑的面具来保养面容,恰恰呈现出黑白两极的极端感觉。从另一个角度想,那些被狂热的人们扑在脸上的粉,起到的似乎是一种隐形面具的功用,与前述的那面诡异面具所产生的效果,相比起来,简直是不分伯仲。面具,的确是拥有无尽的、可以解读的空间。

在我们生活的当下社会,某些元素,正逐渐呈现出一种虚拟化的、非物质化的倾向。实体的面具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但虚拟的“面具”,对于不少人而

言,还是一种必需品。

面具,当人们不佩戴它的时候,其两个眼孔好似蕴藏着能看透一切的意味。而当人戴上它时,其背后所呈现的真相与幻象,或许更值得去深入体味。因为,面具总能与人性相互关联。

面具可遮挡人们的羞涩、畏惧、丑陋。做人不可以虚假,表里不一。应洁身自好,诚实守信,“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这是做人的品质!



■戴黄金面具的青铜人像。

## 「敔鐘欽欽

# 重要历史文物“蕃禺”漆奁之谜

■梁志钦(媒体人)

可能不会有太多人知道,在广州越秀山上的五层楼,又叫广州博物馆,而知道该馆里藏着一件岭南实行郡县制度的重要物证的人,则更少了。笔者曾多次前往广州博物馆,可惜,并未能看到这件出土于广州西村石头岗的一处秦代墓葬的,“烙印”有“蕃禺”二字的漆奁。

而让人意外的是,如此重要的文物或者历史物证,在广州博物馆一楼往二楼的导览位置上标注“城·城史”的常设展览中,并未提及,从古到今:先秦、秦代、汉代……这样的展览时间线中,并未发现“蕃禺”漆奁的踪影,无怪乎笔者在现场问了几位展厅工作人员,他们却面面相觑,一无所知,这样的情况着实让人匪夷所思。当然,也有学者在《岭南篆刻史》这样的著作中,介绍此件文物为广东省博物馆藏,但经过笔者再三与广州博物馆相关人员沟通后,最后核实为该馆

文物,但可惜笔者也并未能因此而获知更多的信息。

对于这件文物,更大的谜团并不仅在此,而是对“蕃禺”二字在写法上,多本出版物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由于这件漆奁于1953年在广州西村石头岗的一处秦代墓葬中出土,或因出土年代较早,又或其他客观原因,目前并未发现当时的考古报告,因而,在公开出版物上,1993年出版的《广东美术史》(李公明著)是较早提及这件文物的书籍,而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这本书里对这件漆奁文字的写法更为不同,书里显示为“番禺”二字,并介绍为漆奁,从考古资料显示,也有东汉后期墓碑上刻有“番禺”铭文,由此或可见“蕃”字在东汉时已经去掉“艹”的,不同的写法,几乎有着不同朝代的差异,那到底上述的漆奁上的二字,应为哪种写法?再待考究。

而笔者从2009年出版的,由广州博物馆编的一本《广州历史陈列图册》中,

再次看到了有关介绍,书里则用“番禺”写法,而漆奁则改为漆盒。在古代,由于奁为古代女子盛放梳篦、脂粉的梳妆盒。因此,上述文物到底应该是称为漆盒贴切,还是漆奁更合适,尚待核实。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0年出版,由叶曙明著的《广州传》中,所介绍的写法则变为“蕃禺”,“明明是个‘禺’字。‘番禺’与‘蕃禺’不是一回事。”并进一步解释:“一般认为番禺之名,来自番山和禺山,番禺无藩属之意。但‘蕃禺’却可以解释为藩属之禺。”这是少有的一次对该漆奁盒子上烙印二字深入的考究。

与此同时,笔者从学者郭伟川发表在学术期刊《历史文献研究》的《古番禺、南武城及南武国考——广东与广州古史研究》中,惊喜地发现,作者反复论证了“番禺”与“蕃禺”写法的异同,更进一步论证,“蕃禺”写法应为战国晚期书写习惯,他在文中写道“禺字左侧隐约见有‘卩’,疑褪色”。



■媒体渠道公开的“蕃禺”漆奁



■《广州历史陈列图册》中的“蕃禺”漆奁

至此,有关“番禺”“蕃禺”“蕃禺”的写法已经充斥各种出版物上,到底哪一个才正确?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公开的图片中,也存在巨大的差异,笔者本希望能通过见证实物,进一步核实验证,可惜,多方联系,并未如愿,种种疑问逐渐成为历史谜团,到底到哪一天才能有明确的谜底?唯有期待。